

加尔多斯文集

EL AMIGO MANSO

蒋宗曹译

曼索朋友



上海译文出版社

加尔多斯文集

EL AMIGO MANSO

曼索朋友

蒋宗曹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12911/03

Benito Pérez Galdós

EL AMIGO MANSO

本书根据 Aguilar, Madrid, 1960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Herederos de Benito Pérez Galdós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ultura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图字:09-1998-197 号

曼索朋友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蒋宗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75 插页 5 字数 195,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7-5327-1378-4/I·824

定价:16.90 元

目 次

第一章	我不存在	1
第二章	我是马克西莫·曼索	3
第三章	谈谈我的女邻居	12
第四章	我的弟子马诺利托·贝尼亚	19
第五章	谁能给堂娜坎迪达画像？	23
第六章	她叫伊雷内	31
第七章	我对这位弟子很满意	35
第八章	啊，我多么不幸！	42
第九章	我兄要报效国家	49
第十章	我立刻想到了伊雷内	52
第十一章	如何描写我的困惑？	56
第十二章	他算什么诗人！	58
第十三章	她总是那么苍白	63
第十四章	我的上帝！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65
第十五章	她在看什么来着？	72
第十六章	昨天晚上你读什么来着？	80
第十七章	她曾与我同在	86
第十八章	千真万确，先生们	92

第十九章	餐厅里的钟敲了八下.....	98
第二十章	我无法相信!.....	100
第二十一章	翌日.....	107
第二十二章	事情正在起变化.....	111
第二十三章	用一小片纸写历史!.....	115
第二十四章	您必须去演讲!.....	122
第二十五章	我的思想在折磨我.....	128
第二十六章	她把手指放在嘴前,要我保持安静.....	131
第二十七章	伊雷内的头高踞于其他三颗之上.....	139
第二十八章	贝尼塔讲话.....	146
第二十九章	呵,不幸的悲哀!.....	153
第三十章	那么,你要走了?.....	156
第三十一章	她是一个伪君子!.....	161
第三十二章	一团乌云在我们兄弟之间游移.....	166
第三十三章	讨厌的博爱之心!.....	170
第三十四章	神秘的屋子,我终于进了你的大门!.....	176
第三十五章	拉皮条的人.....	184
第三十六章	这里是我的冲突!.....	188
第三十七章	夜色降临.....	198
第三十八章	呵,你这狡猾的骗子!.....	204
第三十九章	我面前只摆一盘汤.....	211
第四十章	不真实,不真实.....	215
第四十一章	这个淘气鬼背着阳光坐下了.....	221
第四十二章	多苦啊!.....	227
第四十三章	堂娜哈维埃拉怒气冲冲向我走来.....	239
第四十四章	我的报复.....	242

第四十五章	我的母亲.....	246
第四十六章	他们结婚了?.....	251
第四十七章	别缠住我不放	256
第四十八章	婚礼举行了	259
第四十九章	那天我病了	263
第五十章	让他们活下去! 让他们去享受! 我可要告 退了	267
译后记		273

第 一 章

我不存在

我不存在……为了防备那种多疑的、固执的、不怀善意的人拒绝相信我的坦率的语言，或者他们要首先得到某种证词才肯相信我的陈述，我这就宣誓，而且违心地宣誓：我不存在。同时，对于把我视为无疑具有实体品格的一切倾向或企图，我都表示抗议。我宣布，我甚至不是某一位人物的肖像。在当今深邃睿智的思想家中，如果有人通过活体解剖的实验，想在无血无肉的我和有情有感的人中间寻找什么相似之处，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我一定要攘臂而起，捍卫我作为乌有先生的权利，我将从特定的处所提出各种证据，证明我过去不是任何人，现在不是任何人，将来也不会是任何人。

姑且说得晦涩闪烁一些，目的是使您更透彻地了解我：我是文雅与冷酷的结晶，是人类思想的虚构——因为人类一旦染指文艺，便老想模仿上帝在物的世界中如何对待物质的那种所作所为。我是被人捏造出来并在黎明时分的集市上叫卖的一部新的假帐，对于那位制造我和出卖我的人，我只好不顾孝道地直呼他为游手好闲之徒，世人却暧昧莫明而又慷慨大度地赠以骚人墨客之名。我是神话中的怪兽，是梦中之梦，是影外之影，

是可能中的可疑。我甘于自己的不存在，在无限的时间之流中注视着无意识的消逝，这使我意兴索然，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虚无之客有别于实体之人，还是无个体品格不同于有个体品格？这个问题，我至今不能了了，上帝保佑，最好叫我永远浑浑噩噩，以免一旦开窍，反会使我引以为荣的形象遭到剥夺，而这种形象，对于纯粹思维王国的乏味和刻板来说，毕竟是一种慰藉。

诸位先生须知，我们这个莫须有家族的成员，也有自己的虚荣！（您相信吗？）我们也有社会等级，有各式各样的阴谋……！我们有世仇，有特权，有发迹，也有宣言。我们有许多人都住在这里，——咳，好像我们真的活着似的，应该说，我们住在太虚幻境之中。这种表达方法委实太纠缠不清，我得赶快撤出这个迷宫，用普通的语言来说话。我是说（当然没有声音），我是指（当然不用手指），我是想勾画出一些线条，告诉您我是住在一本书中——咳，好像真有人能读它似的！现在就请您把我当作仿佛是一个人吧。有人此刻正在呼唤我出来，我用魔术赋我以形体的外壳，他用拟人法将我转化，使我在形态和动作方面都具有人相。这位使我越出常轨步入园中小径的人，是我的一位朋友……

秩序！我们这部传奇也得有点秩序！所以我得从头说起。我那位朋友，犯下恒河沙数的罪愆，落入声名狼藉的指控：他居然在写小说！而别人读了他的小说，便堕入神谴的轮回之中。前些日子，这家伙来找我，对我说了他所干的这些勾当。他说，他已完成了三十卷著作。我觉得他如此可怜，对他的苦苦恳求不能无动于衷。他业已陷入撰文写稿的滔天大罪，又想在前述三十件暴行之外，求我同他合谋再添上一部新的卷帙。这位有德的罪人，坚强的无辜者，声称要以教育为伟大的主题，演述一部冗

长的传奇。他说，计划已经拟就，但要进行巧妙的处置，还缺少一些必要的材料。他决定推迟一些日子，等到掌握了各种的武器，工具，梯子，凿子，以及其他种种有用的东西以后，再打起精神来干。眼下，为了免得荒废时间，他想先来干点不起眼的小活计。他听说我有一个简单而有趣的小故事，便跑来向我采购。他说可以向我提供下列用品：四打艺术风俗画，分四批交清；一法内格^①过时的观念——层层包装，人人可用；十加仑伤感的巧克力糖浆，瓶口塞得非常严密，足可出口外销；最后，还有一套习用成语，现成得很，大小尺寸一应俱全，拿点浆糊剪贴拼凑，便可作出多种排列组合。我觉得这不像是赔钱生意，便允诺了。

我不能说他在 my 眼前以坦诚的狡猾干下了什么不适当的勾当，也不能说他施了什么邪恶的巫术……我只觉得他把我投入一滴墨汁之中，他燃起一张纸，他把火，把纸，把我塞进一只小瓶，瓶里有一股沥青，硫磺，以及地狱里的其他调料的恶臭，……一霎时我就从火中呈形现身，成了血肉之躯。一种痛楚告诉我，我是一个人。

第 二 章

我是马克西莫·曼索

事情发生在我三十五岁那一年。附带说明，这是最新的事

^① 西班牙的容量单位，一法内格二十二点五升或五十五点五升。

件，而且这个真实的故事中的许多情节都发生在短短不到一年之内。这样点明时间，大概可以使抱有编年史癖的读者诸君感到满足。我还必须在本书一开头就说明（伤感主义者可能感到有点扫兴），我拥有两个博士学位，在那个学院^①里身居教授之职，这是我通过公开竞争获得的职位。我所负责讲授的课程重要非凡，但以不明言为好。我曾将微末的才智和全部的光阴奉献于哲学的研究，从中深深领略到人生的纯正的乐趣。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大多数人却把这一兴味盎然的研究看成枯燥干瘪的锯木。它是古老的，又是常新的。它是智慧的女王，有形无形地支配着人类的存在。

也许他们所以视哲学为畏途，是出于学之不得其法，因为只有循序而进才是探索她的奥秘的唯一的门径。也许他们只在浅表的研究中看到了她外在的艰辛，没有进入更深的层次尝到内在的甘美。我则生有异禀，早在孩提时代就酷爱玄思冥想，潜心于真理的探求和推理的演习。更有甚者，我交了好运，身受一位训练有素的明师的教诲，他在起步处就把我引上了正路。俗话说，要使艰苦的努力得到可喜的成绩全靠良好的开端，又说，第一步迈得好才能顺利走完漫长的路程，这都是至理名言。

这也正是我这个哲学家的写照——尽管我觉得自己不配有这个头衔，因为只有那些伟大的思维和存在的导师们才足以得此殊荣。我只是一个门徒，或者说，是这个崇高的建筑师阵营里的一名单微的帮工。大师们正在一代一代地在人类的兽性这一粗糙的石块上雕凿圣者的美仑美奂的形象，我替他们当下手，帮着磨砺工具，拼凑残片。我和当今一切凡夫俗子一样，不能主动

① 指当时颇负盛誉的马德里预科学院。

地观察事物，缺乏有价值的胆识，也没有创造的能力。我是诸多教师中的一员，学到什么教什么，克尽职，从不怠息。我把坚实的理论和瞬息即逝的事件，把大胆的假设和显而易见的现象，融合在我的心灵和方法之中。我以不寻常的努力，缓慢地谨慎地日复一日地行进。我拾取他人的智慧，来造就自己的智慧。我竭力证明，我所得到的观念和造作的体系决非过眼烟云，而是建立在我的心智之上的现实生活的坚实的结构。不身体力行的说教根本谈不上说教，只是一名耍嘴皮的教士而已。

现在谈谈我的外貌。据我听到别人评论，我在外观上有一种从事研究和沉思的人所特有的安谧。许多人以为我不太像教书先生，更像法吏或者律师。有些人见我胡须不太茂密，下巴刮得精光，便把我当作演员或者自由派的神父——不过这种特征已有所消褪，至少有人直接间接地向我提到这种看法。我属中等身材，鉴于人类的身高正在下降，我还算得上是个合格的一表人材。我营养良好，体格强壮，肌肉发达，但不臃肿肥胖。这是得益于设计得很好的体育锻炼，所以我又健康，又敏捷。我生来近视，加以从小耽于夜读，所以离不开眼镜。过去我长期使用夹鼻眼镜，它对我的行动与其说提供了方便，毋宁说制造了障碍。后来我改用金丝边眼镜，虽说添了几分老相，但舒服得难以言喻。

我的头发相当神气，色泽很深，长得很密。但因我只有一个头饰而别无其他，我就干脆一切从简，把发型留成成年人模样，以免因装饰单调受人讥笑。在穿戴上，我不矫揉造作，时下的媚俗和古装的奇特，都在我痛恨之列。靠一位整旧如新的裁缝朋友的帮助，我穿得还算高雅体面。我对高筒大礼帽（也就是老百姓用语义双关称“奇斯特拉”^①的那种帽子）早已完全适应，不可须臾

① 西班牙语中的“奇斯特拉”(chistera)有“渔婆”和“礼帽”之意。

或离，任何其他门类或纲目的头饰都不可能在我头上取代它的地位。甚至在酷暑季节我也把它顶在头上，要不是怕别人说我荒唐，我简直想在旅行时也把它戴上。我最恨炭盆和火炉，所以整个冬季都把披肩裹在身上，即使在起居室中读书时也不卸下。

我已表过，我很健康。现在再补充一点：打我记事的时候起，每逢进食我总是胃口大开。我不是美食家，对精致的烹调也不在行，有什么，吃什么，既不问它的来源，也不问它的成份。嗜好倒有一项，姑且公诸于众，其实也很平常，名曰角豆是也，我们通俗叫它鹰嘴豆。据可恶的营养学家说，这是一种不易消化的食物。但即使所言属实，我也决不理睬。以我的味觉而论，这些美味的植物种子是无与伦比的。没有鹰嘴豆，就会使我感到寂寞，正如没有洛索约河水^①将会使我感到更加寂寞一样。既然我窖中所藏只是郊区的山泉，所以我已毋须声明我对葡萄遭受虫灾并不介意。我只是偶尔呷一口度数极低的红葡萄饮料，而且只限于由酒商施过洗礼，由我本人施过坚信礼的饮料。南方出产的那种危险饮料，我是涓滴不进的。再补充一个细节：我不抽烟。

我是阿斯图里亚斯人，生在奥尼斯的坎加斯，位于科瓦东加和奥塞瓦山的口上。我们和西班牙人是兄弟，因为我们大家都受到那些高山的庇护。这些山，终年常绿，冬天戴上一顶雪帽，山麓碧草如茵，峰上橡树高耸，坡前栗树环绕。幽深纠结的神秘的森林里，有一块块只生灌木的林间小地，是熊出没徜徉之所。高峭的崖壁，是云的憩息之处。家父在镇上开药店，又是打猎的好

^① 西班牙中部哈拉马的支流，此水有益健康。

手,对这里的每一块土地,从里瓦德塞利亚到庞加和塔尔纳,从阿龙达斯到乌列莱斯,都了如指掌。当我长大到足以胜任郊游时,父亲便带着我和哥哥何塞·马利亚一起远足。我们爬上高山通道,越过卡夫拉莱斯和佩尼亚梅列拉,一直走到列瓦纳,那真是神奇非凡,行人到此,似乎在云中跋涉。

傍晚时分,我常到比利亚努埃瓦的圣彼得修道院去玩耍,有时单独去,有时和同龄的男孩们一起去。那里的石壁上,刻着被熊吃掉的那个国王^①的简短而凄凉的故事。在修道院的拜占庭式的门廊里,我常常攀援那些剥蚀的柱子而上,为的是仔细看看永生的圣父和圣徒们的惊骇的面容。他们都被雕得很粗糙,有一种宗教的恐怖感。我伸开手臂环抱他们。在其他顽童的帮助下,我曾用鞋上的污泥把他们的眼珠和髭须涂黑,使他们显得更加可怕。当时我们嬉戏作乐;回到家里,这些被我触摸过的形象就重新浮现出来,困扰我入睡,使我做恶梦。我常在梦中见到他们粗短对称的手,棍子般的腿,扭曲的躯干,从眼眶里凸出来的眼球,吓得我放声大哭,直到母亲陪我入睡方始休止。

不过,我可不像有些坏孩子那样恶作剧。他们用石头砸坏信徒的鼻子或上帝的手指;或者拆掉龙形水嘴的托座;或者在那些含义不明的符篆版上画些很不雅观的记号。打回力球时,我们最爱去的地方是那个拜占庭门廊,因为上帝和他的侍臣们似乎能用最快的速度把球反弹回来。当年我们这一伙的首领,现在是阿斯图里亚斯最显赫的人物之一,身居文物古迹委员会主席之职,生活中竟有这种绝妙的讽刺!我的童年就是在那些地方度过的,它们在我心灵中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记。经常使我

① 指阿斯图里亚斯的法维拉国王(公元737—739年在位)。他在狩猎时被熊所噬,是一段流传很广的史诗。

感到，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就来自那里的欢乐和忧伤，来自这些山川的壮丽和空谷的回声——它重复着古国的第一次结巴说话声；来自座座高山，而这些山峰高耸入云，使旅人有一种在山岩上腾云而走的感觉。这一切，以及潺潺动听旖旎如画的溪流，哀怨寂静的诺尔湖，孤独的圣彼得修道院，似乎我身上有某些成份溶化在它们之中，似乎在我和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血缘关系——当然，不是就内容而言。我和它们大概是一种铸件和模子的关系。我承认，看到那个国王被熊吃掉，使我深深动了哀怜之情。柱上用黄铜铸就的文字，记载着这则可怕的故事，这些文字至今仍刻在我心上。其中有一幅画的说明是：年青的君主正与他妙龄的妻子告别。另一幅说明：他与野兽对敌。进一步的说明都是：恶兽正以他为食。当年我调皮时，家父常吓唬我，说要叫熊来把我吃掉。我晚上常常遇到梦魇，那些可怖的形象历历都在眼前。因此，我总不愿独自一人进入丛林。直到今天，我看到熊时，总在刹那间感到自己是个国王。或者，如果我能设法觐见国王，也许我又会感到自己具有某种熊性。

我父亲没有活到高龄就去世了。我哥哥和我从此成为孤儿。当时何塞·马利亚二十二岁，我十五岁。我哥哥的抱负在利不在名，出海到哈瓦那去了。我不屑追求虚幻的世俗利欲，对令名则跃跃欲试。在镇里，我从小在学业上没遇到过敌手。我通过了博学之士的考试。我有许多书籍。在涉及自然哲学和科学的问题上，连神父都得向我讨教。我喜欢傲慢地引经据典，摆摆权威架子。感谢上帝，后来我彻底治好了这个毛病。我母亲以我为荣，每当大人先生光临舍下时，她常常叫我到客厅里来陪客，故意把话题扯到历史和文学的领域，使我得以炫耀才具。

后来家境渐趋宽裕，家母就把我带到马德里，她深信，光荣

之路将会轻而易举地为我展开。其实，过去学过的东西，早被我忘掉了，我还得重新温习。我在马德里看到了新的地平线，在品行端正的青年和享有盛名的教师之中结纳新交。我经常出入文艺界的各种小组，扩大阅读的领域，在事业上得到明显的进步。我已具备在学院中谋求适当职务的资格，而且还有可能向更高的学位问津。家母在马德里有几位好友，其中包括加西亚·格兰德和堂娜坎迪达这对夫妇在内。此公是自由联盟的老资格的积极分子。但这些社会关系并未对我的事业产生影响，因为我渴望学习，除了单调的大学生活之外，几乎与世隔绝。我没有步入社会，既无兴趣，也无必要。

现在我急不可待地想谈谈我的道德品性以及我对所修课程的奉献。不管愿意不愿意，我的笔触已在这种特殊癖好的驱动下簌簌挥舞了，而我也确实允许它这样做，我甚至允许它坦白率真而不拐弯抹角地处理这个问题，即使谈到我应得的赞誉也不吝惜笔墨。说我在原则问题上非常严肃，未免显得自夸，也许在这个星球的某些居民中会引起哄笑。但是，说了就是说了，谁也不能从这张纸上把它擦掉。我经常庆幸自己禀性中庸，其次还具有幻想的品格。所谓其次，是相对于我的实践精神及其所进行的观察而言，它使我如实地理解事物，从来没有把事物的尺寸，外延，及其重要意义弄错过。我就是这样把缰绳紧紧地套在自己身上的。

一旦开始掌握这些研究中的难点，我就把理性作为绝对的主宰和行动的指南，无论在最重要或最不重要的问题上都是如此。这个美好的计划使我受益非浅。我惊讶地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信守不渝，他们只是盯着事实的逻辑以及由此而来的连锁反应，作为他们生活中的实用而又谨慎的守则。我

现在既能控制那些使我不快的细小的感情波澜，也能镇压住那种足以使我堕落的放诞纵欲。我能熟练地进行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显得十分坚强。在日常道德生活中我已赢得一系列的胜利，战果累累。我建立的这种有规律的生活使许多人称羡不已。清醒节制能比肆意放任带来更多的快乐。有些罪孽，比如吸烟以及上咖啡馆之类，刚刚萌发一点芽苗，就被我根除了。

这种学习方法，神圣地支配着我，支配着我的活动和行为，其神圣程度颇堪与天文学相比拟^①。这个计划，这些成功的斗争，这样清醒的头脑，这种养生之道，这一分一秒由齿轮丝丝入扣加以推动从而转化成为精细光洁的螺旋式弹簧的顺时针方向的运动——所有这一切在我生活中的投影，莫过于造成了一条名叫独身生活的直线。至于独身生活本身，则是一种难以评价的生活状态，因为它可以是全然不完善的，也可以是相对完善的，这一点要靠大量的事实来断定。就是说，生活中所有的肉体 and 心灵的因素，以及在定型层次上沉淀下来的习惯、例规、注意力等等都在其内，不管这些东西是自由的还是奴性的。

我的慈母带着我在马德里住了十二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一则在大学里求学，二则充当家庭教师，三则在一些报刊上撰文扬名。我的母亲，这位举世无双的女性，以英雄般的毅力助我奋进。她向我灌输勇气和韧性，她无微不至地照料我的物质生活，使我在学业上没有分心。我之所以有今日，全仰仗母亲：首先，我的生命是她给的；我的社会地位以及后来我的较为重要的天赋，比如严格的原则性，工作的习惯，头脑的清醒，莫

^① 古人认为天文具有神圣的属性。

不出于她的恩赐。我特别感激的是她保位了我父亲留下的那份小小的财产，用节俭来维护它，从来不在必需品之外花一个子儿，使我这个穷孩子受到了高等教育。我们生活在体面的穷困之中。物质上的贫乏给了我精神上的抚慰和活力，这种精神力量的价值足堪与全世界的财富相埒。我终于得到教授之职，家母也就功德圆满。

我刚获得教授之席，家母就溘然长逝，这种巧合说明她一生除了这个目标之外，似乎别无他求。她曾是引导我在崎岖旅途上跋涉的明灯。她在安详和满足之中离开了世界。我自知没有独立行进的能力。在骤然落入孤寂的最初时刻，我茫然不知所措。即使在最细小的问题上，我也养成了同母亲商量的习惯。我感到自己无法举步，只能怯生生地摸索着行走。作为她的弟子，我学得很不够。要克服我的稚嫩笨拙，只有记住她的教诲，她的思想，她的品德，哪怕在最不重要的时刻也得记住这一切，而这一切，一言以蔽之，就是“谨慎”。

遭此大变之后，我搬到一家寄宿公寓里住了些日子。那里条件太差，我又搬到一所小住宅中住。在那儿住了六年，直到那个宅子到了拆修之期，我才迁到目前的住处。一位具有文雅精明的品德和才能的阿斯图里亚斯妇女，她是我母亲的朋友，自愿替我管家。在她辛勤操持下，我的家务渐渐臻于舒适清洁和井井有条之境。现在我的独身生活已和这种家庭环境高度协调，我实在没有丝毫理由抱怨。真的，即使拿所有曾为古往今来的神父或修道士料理内务的女士们来换这位佩德拉女士，我也不会答应的。

屈指算来，我定居在埃斯皮里图·桑托大街已有三年。这里确有令人不快的市声。但我已习惯于在市场的喧闹和杂乱中